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族殇

夏天重◎著

人世间的故事。故事里的想法。想法里的锋芒。

一部让人觉得好看的书，一部让人看了难受的书。

它来自苍天的高远和厚土的深重，它来自祖先的期望和后人的奋争，

它既有让你涕泪交流感动，又有让你毛骨悚然的惊愕。

它是真实的。真实是一种勇敢，也是一种能力。

它既让你掩卷沉思，又让你仰天长叹——或许有心，或许无奈。

你的阅读将顺着作者的指引，从一个叫向庄的地方出发，

穿越一阙一阙世俗生存的景象，又回到那个叫向庄的地方落脚。

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旺盛的悲壮的家族，更是一个放大的喧嚣的世界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月



族

殤

夏天重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族殇 / 夏天重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4. 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522 - 4

I. ①族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6561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7. 25 字数: 48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 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第一回

—

今年的寒风似乎比常年来得早,大秋作物刚刚开镰,就能感觉到它的刺脸了。枯焦的豆叶随着阵阵旋风忽起忽落,被苦霜打过几遍的红薯地像过了火的草地一样,性急的玉米棒子等不及采收,便耷拉起挺了几个月的脑袋。蝈蝈不得不躲进玉米地的草丛里,打发来日不多的时光。田间的小道边,一簇簇狼尾草虽被吹得随风摇摆,但仍固执地又抬起头来,像是和这个生命的年轮作最后的道别。烦人都不眨眼睛的知了终究还是叫累了,疲惫得后音里带出沙哑和凄厉,叫走了夏的自由,叫来了秋天的无情。最愉快的还算鸟儿们,撇开金澄澄的米粒,边唱边跳边专门儿捉逮肥得流油的昆虫。

生产队饲养员向运松半卧在河岸边的破窑上,一边翻弄着白边大裤腰捉逮虱子,一边看着他饲养的这几头黄牛悠闲地吃草,不时地再看一眼远处正在芝麻茬地撒粪的刚刚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向侍华,欣慰与沉重交织在了一起。河道里漫起的晚雾向岸上涌来。目睹着这片再熟悉不过的土地,心里忽然又失落了许多。他看了看天色,连忙背起草捆,“哞哞”地叫了两声,一对儿牛儿便朝他欢快地跑来。本想叫上向侍华,可嘴都张开了,还是没有勇气喊出来。转念又一想,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个坎呢,还可怜起人家来了。他依旧对自己那段短暂的土匪生涯耿耿于怀,心有余悸,说不定今晚、说不定明天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拉着游街呢!按照定额,向运松只负责饲养两头成年牛,正在吃奶的那对儿牛儿还是向侍华饲养过的,自从向侍华被打倒以后,生产队就把这头快下崽的母牛转给了他,向运松也乐意饲养,主要是每天额外地增加了两个工分,一年下来可多分几十斤粮食呢!

已经走出好远了,向运松还是不放心地又回头看了看向侍华,心想,不到小半夜,今天的活儿他是干不完的。要是在平常,咋说也是三个壮劳力的工作量,却只派给了向侍华一个人。母牛在回家的路上也曾回头张望了两次。牛儿知道正在地里干活的是它的主人,就在下午半晌的时候,向侍华还偷偷地去看它们,母牛流了泪,牛犊高兴地围着他活蹦乱跳,鼻子直往他身上蹭。

岸上就是洪原县洪流大队向庄村,原本是一个普通、偏僻、贫穷、淡雅、幽静的小村子。依偎在这条小河的腋窝里已经五百多年了。相传,在明朝的景泰年

间,向氏九世祖夫妇挑着一双儿女,从外地迁移过来,遂在此拓荒事田,定居下来。百年之后的明嘉靖年间,才又收留了落难到此的龚氏一家。向、龚两氏便世代相依而居。

渡口的木船上蹲着老艄公贾毛,本来就低瘦的身材,再戴顶发了黑的破草帽,更显得矮小干瘪,总也擦不干净的眼屎,让谁都会下意识地离他远上一两步,没人愿意站在眼前和他说话。趁着过河的人少,他正在精心地翻弄着心爱的渔网,没见他往船舱里撂几条鱼,看来,今天的收获不会太多。河岸的半坡上两根水桶粗的木桩隔岸不语,因为有条钢丝牵着,显得也很踏实。老渡口不远处的湍流哗哗作响,不时泛起点点洁白浪花,浪花随流在欢快地追逐,时起时伏。几只飞燕偶尔俯冲下来,戏弄一番流水。一条小水蛇避过激流,从平缓处盘转游向对岸,隐蔽在草丛中的那只大花蛙飞身跃出,钻进水中,出水时已近岸边,回头望了一眼,迅速跳到岸上,心里似乎在嘀咕:看你就没安好心,尖头梢尾的家伙,还在惦记着吃我这块肉呢!水蛇上到岸上,惊动了狼尾草上的大蚂蚱,它目不转睛地对峙着水蛇。水蛇心想:瞪那么大眼睛干吗?你就一盘小菜,不和你一般见识罢了。看蚂蚱没有多大油水,便悄然消失在草丛之中。河道里除了流水声,便剩下鸟儿们伴随着微微秋风的清唱。满滩的荻子、芦苇郁郁葱葱,携伴着流水,相拥而生。千百年来,她用那弯曲的脊梁、消瘦的身躯、干瘪的乳汁,艰难地滋养着两岸儿女。这就是本来的洪河,本该静谧清然的洪河。若不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运动,哪会有这般鸡飞狗跳,乌烟瘴气?

傍晚的深秋,寒风微拂,炊烟缭绕,村庄、树木、原野都淹没在它的笼罩之中,轻者像纱,萦绕其中,不愿远去;重者似云,试图冲破束缚,飘得更高,一股寒风击来,便难觅踪影。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乡亲们,正在烧火做饭,锅碗瓢勺的碰撞声随处可闻。牲畜的叹叫声,风箱的呼嗒声,孩子们摔地溜儿(陀螺)、推铁环、斗鸡玩耍的吵闹声,刚从大队参加完会议回家的生产队干部们时高时低的交谈、抬杠声,伴随着习习晚风和团团炊烟,交杂在一起,聚作成了一曲天然的生活交响乐。

“我前两天就给你安排,让你把向侍华的犯罪材料认真把一下关,大队要求最近两天要把修改后的认罪材料上报到公社,你究竟管了没有?”政治队长向志民边走边批评生产队会计向一南。民兵连长龚波等生产队干部们跟随左右。

向运松与生产队干部们迎面碰上,相互也没有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。“还是运松叔饲养起牲口来心细,从不让人费心。”向运松远远地听到了民兵连长龚波的赞许声。

一片平坦的土路上,龚波的儿子龚战,向俊明的女儿向水荷、小柱子,向洪的长女向菡等一群五六岁的孩子,在一起玩泥巴。龚战感觉自己的泥巴有点儿

硬，吐了几口吐沫继续揉，还是感觉硬，干脆站了起来，捏着小鸡鸡就尿。尿水突然溅在正在专心致志玩泥巴的向茵、向水荷、小柱子的脸上，向茵、向水荷纷纷拿泥巴蛋子砸粪战。

“再比，还是我的地溜儿旋转的时间最长。”向铁义对伙伴儿们说着又一个响鞭朝着地溜儿上抽去。鞭梢扬起，正好打在龚波的左眉上。龚波顿时疼得手捂眼睛蹲在了地上。向志民连忙上前看了看，鲜血已经流出了指头缝。

“哎哟，疼死我了，你他妈的眼睛装裤裆里啦？哎哟！你个小球孩儿！想害死老子不成？”说着，龚波起身朝向铁义的屁股上踹了一脚，向铁义踉踉跄跄倒退了几步，后脑勺“砰”的一声撞到了身后的那棵大榆树上。他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摸了摸脑袋，一个杏子大的包鼓了起来。

“你狗日的敢打人？老子……”向铁义说着就举起了手中的鞭子。

“你要是再敢动一下鞭子，老子就把眼珠子给你抠出来喂狗！”龚波一手指着向铁义骂道。

“打小孩儿算个啥本事？老子也不是故意的。除了我爹，这辈子谁都不能打我，你等着，将来老子长大了，非把你龚波的头薅掉当球踢不可。”

疼痛中的龚波气恼不消，挥拳又打在向铁义的头上。向铁义的牙齿咬得嘣嘣响，倒是没有掉出一滴眼泪。

“虎子，上！”正在跟随向群安的铁环跳来窜去的黄狗“虎子”，被向铁义一声召唤过来，“汪汪”两声扑向龚波，龚波见势头不妙，转身就跑。虎子一个饿虎扑食，死死咬住了龚波的屁股不放。龚波“啊呀”乱叫。

“虎子，撤！”虎子听到向铁义的喊声，便丢下龚波，摇晃着尾巴朝向铁义走来。

“你……你他妈的，胆敢让狗来咬老子，老子看你狗日的是活腻歪了，不给你点儿颜色看看，你还不知道在向庄村里排行老几了！”龚波摸了摸屁股，见出了血，便更加气愤，顺手捡起一个砖块就要朝向铁义砸去。

“虎子！上！”向铁义叫虎子的同时，把手再次指向龚波。虎子朝龚波眼一瞪，牙一龇，就要出击。龚波见状转身就跑。一大群孩子哄然大笑。

狗蛋蹲在树根上，边吃红薯面窝窝头，边龇着牙看着热闹，笑着说了声：“狗日的龚波竟然那么怕狗，和它对着咬嘛！”

向海山看在眼里，对龚波说，铁义这孩子不是个瓢荏，三岁就敢伸拳头，六岁就敢挥棒子，不信你走着瞧，不出十五岁他准会和人动刀子。

干部们的心情都不好，是因为在今天洪流大队全体干部会议上受到批评，第四生产队在狠抓斗批改的问题上还存在心软、手软、嘴软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对待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侍华和地主分子向富奎的问题上，声势不强，攻势不大。

“是因为向侍华是你向志民的二叔，放不开手脚，拉不开脸面，还是你家这几辈子没有受过地主分子向富奎的剥削和压迫？”大队书记石贵湘如是批评政治队长向志民说。

向一南解释道：“这份材料我反复修改了几遍，前天晚上还让张校长帮助整理过，我感觉还算深刻。”

向志民本来就气满胸膛，批评的声音就更高了：“张校长出身本来就不好，生在县城，大名鼎鼎的张进宝就是他爹，一九五一年连同当国民党少将师长的哥哥张金武被一起镇压，是资本家的后代，要不然会把他调到乡下？要不是我们缺文化人，要不是他有一肚子的墨水，又写得一笔好字，你认为还会用他？他能从灵魂深处挖出向侍华的思想根源吗？这是阶级斗争，你死我活，是天大的事情……”

这个刚上任才几个月、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政治队长，因为连续泡在会议里，上任之前就曾迷茫地在听广播、听报告，现在居然能讲上一大筐的理论，语录能背上几十条，每天给自己定下至少两条任务，都是由堂弟向林一字一句地教授。

今天在干部大会开始前，高敏正认真地教唱着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歌曲，向志民总把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的“生长”唱成“生产”。反复矫正了几次才勉强唱准确。

向一南一脸的委屈和无奈。自己本来水平就不高，也只是读过几年的私塾，哪有能力写这样水平的材料？不要说写材料了，平时连信都没胆量帮人写。

向志民冷静了一下，回头看了向一南一眼，接着便又对向一南说：“这的确为难了你，生产队干部们还就数你学问最深，也只有你能担当此任了。‘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。’革命才是第一任务，绝不可马虎。”

几个月来向队长难得冷静一回，对着向一南还算说了句软和话。

令向志民头疼的事情接二连三。学大寨是中央号召，赶刘营是省里的要求，县里去年提出向祝王村看齐，队里的粮棉生产新台阶上不去，多次受到批评。二叔向侍华因饲养生产队耕牛无故死亡，公社、大队组成调查组，几经调查仍没有查出详因，调查组无论怎样询问，向侍华还是那句话：“那几天牛不好好吃草，我就熬些小米汤给它喝，这小米还是我从自家拿来的，萝卜水我连续给它熬了四五天，每次只是用舌头舔上一点儿，其他的我啥也不知道。”事件逐级上报到县里，被定为破坏学大寨、破坏农业生产的典型，进而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这个队长真的不好当。手足之情、血脉之缘啊！二叔向侍华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自己还要带头挥臂批斗！咋张开这张嘴，咋伸出这只手呢？

二

晚饭刚过不久,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在生产队民兵副连长向叶子的带领下,一人提着马灯,一人手拿报纸,一人对着喇叭筒,站在村头池塘边的十字路口,正在高声读一声、接一声地宣传着报纸摘要和毛主席语录。一大群娃娃们分成两班围在附近,边迷茫地看着热闹,边大声地叫着:你姓啥?我姓张。张啥?张飞。飞啥?飞机。机啥?鸡毛……向叶子见孩子们影响了他们的工作,不停地驱逐着那群孩子。向志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,就径直来到石支书家。来意是辞去队长职务。

“坐吧!”书记夫人搬了把凳子对向志民说。

石支书从桌子上拿着“大前门”牌香烟递了过来。寒暄了几句客套话后,石书记说:“怎么样,下午的会有啥感受?任务能不能完成?下午散会后,大队又开了支委会,你们向庄现在既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,又是‘斗批改’的先进,支部分工由我到你队蹲点儿,公社于主任到咱大队蹲点儿,重点还是要抓你们向庄村。明天召开全大队批斗大会,你们今晚要抓紧准备,按照下午会议要求办。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你在县里已经介绍,但语言要再生动些,发言要大胆,联系抓革命、促生产的实际要更强些,贫农代表龚怀民忆苦思甜的发言也是重点内容。他没有学问,又不善于讲话,从来没有上过台面,这就要我们干部多下些功夫。我今天还给高敏老师专门安排过,让她也多操点儿心,就是死记硬背,也要把那几百字的忆苦思甜发言稿牢记在心里,宣讲出来,进一步激发出广大干部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,对社会主义的爱,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。大跃进时期,咱们县就是全国先进县,粮食单产达到七千多斤,创造了当时的全国纪录,中央级大报刊相继刊登消息称:洪原县,不简单,两颗卫星上了天,一个七千二(小麦亩产七千二百斤),一个七千三。还有的报刊说:跃一跃,翻一番,洪原小麦七千三。蜚声中外。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。咱可不能拖全县的后腿呀!不然的话,上级会咋评价我们,社员群众会咋看我们?红旗可不能倒在我们手里。”

石书记一连串在安排工作,并鼓励向志民,向志民先不停地点头称是。

“石书记,我……我今天来是向你辞职的,我二叔向侍华的案件弄成这个样子,咋还有面子站在这个台上?这个队长我实在是无脸再继续干下去了。”

“又是老一套。”石书记发火了,刚刚平和的气氛被打破。

“全县新典型才树起来,你三番五次提出辞职,什么意思?非要拆我的台不成?”石书记的火气更大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向志民准备了一路的话,现在也不知该如何说了,再看看

石书记生气的面孔,这位性情秉直的汉子不由得低下了头。

其实,向志民内心是很想当这个队长的,前任队长因为多吃多占,眷亲袒故,处事不公,群众意见大,就是他带头把前任队长赶下台的,并提了两条“大前门”和两斤白糖到石书记家送礼,要求担任队长的,谁知这才几个月就遇到了这么棘手的事儿。

石书记见向志民低头不语,便接着又说:“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,我们全大队石佛、向庄、薛店、小李、王坡共五个自然村,七个生产队,作为政治队长你是最年轻的。当时我在支委会上提名时,支委们的意见就不统一,说你没有工作经验,文化底子薄,我力排众议,就看你根红苗正,做人公正,群众基础好,才让你当上了这个政治队长,才有你今天的位置,这才干几天,你就想撂挑子?你这不是有意给我找难堪吗?我咋向支委会和公社交代呢?”

回家的路上,向志民心情沉重。此时已近深夜。

牲口房前的大院里,外乡来此以说书为营生的盲老刘,大鼓书还在说唱个不停,向志民便蹲在人群后边听起书来:“夏商烟云随风去,尧舜商汤魂不还。秦皇汉武举利剑,成吉思汗扬霸鞭。晚饭过,风儿轻,弯月挂在半空中;竹板响,锣鼓鸣,老少爷们儿您细听。春秋列五霸,战国出七雄,这些人物先不表,我接着给您表太公。表一表咱们的神中之神姜子牙,世人尊称姜太公,姜太公,真神明,大周王朝的大英雄,辅佐周王安天下,文才武略显神通。”咚咚咚,咚咚咚,……盲老刘一阵道白后,和着鼓声又唱了起来:“鸡叫三遍天渐明,草庵走出姜太公,太公肩挑一担面,出了家门往前行,前行不到五里路,十字路口三面通,到底该走哪一条?犹豫不决站路中,四下观望无路人,感觉肩膀有点疼,放下担子换了肩,再疼也要赶路程,上了坡来下了丘,迎面走来一老翁,借问老翁市何处,老翁遥指那山峰,过了山峰左转弯,石桥一过进林丛,穿过林丛见大道,一直走到集市中……”盲老刘的唾沫星子能喷出几尺远,大鼓声传到村外。

停下鼓槌,盲老刘说道:“列位会问,姜太公一大早肩挑一担面粉干什么?告诉大家,他是为了生计,要到集市上去卖。”

“话说姜太公一路辛苦,总算把一担面粉挑到了集市上,累得汗流浹背,找了个空闲处放下担子,擦着满头大汗,正坐在扁担上休息,忽然一阵黄风刮了过来,一担面粉被刮得所剩无几,姜子牙仰天长叹道:‘我咋这么倒霉呀!’刚张开口,一坨鸟粪落在了嘴里。”众人大笑。

盲老刘说唱之后,累得连咳了几声,又放了个闷屁,人们听到便笑出声来。“不中用了,老了。”盲老刘说道。

“大伙儿知道什么叫作人老了?”盲老刘接着又问了一句。

“就是头发白,皱纹多,牙齿少,腰弯了呗!”向强大声回答道。“不全对,当

上爷爷的时候就是人老了。”小柱子说。

“对，这就叫作人老了。”盲老刘放下鼓槌，顺手拿起竹板，打起竹板说道：“人老了，人老了，人老先从哪里老？人老先从头上老，白的多，黑的少，这就叫作人老了。人老了，人老了，人老先从哪里老？人老先从眼睛老，看不见的多，看见的少，这就叫作人老了。……人老三不才：尿尿滴湿鞋，刮风流眼泪，咳嗽屁出来。人老心不老，老牛还想吃嫩草。”

正书之余，盲老刘加了个楔子，博得一阵大笑。

几经听众们的挽留，大鼓书说到零点过后才散了场。向志民不经意间就进了牲口屋。几位饲养员没有睡意，围在一起谈论着大鼓书，中间放了个木制的大烟筐，从队里烟炕边捡回的落地碎烟叶，揉搓了大半筐，孩子们的废作业本、报纸撕成的烟纸片放在筐内。水缸边的土墙上挂了一盏煤油灯，豆大的灯头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暗暗幽幽，偶尔被风吹灭了，向运松站起身又会重新把它点亮，房间里充满了煤油、土烟、牛粪、纸烟、草料交杂的味道。见向志民进来，大家便尴尬地苦笑。

“卷一支吧！”牛把式向运松说着把烟筐递到了向志民面前。向志民双手搓着烟卷，在手心里扭了几圈，然后用舌头舔了舔纸边，顺使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上一道后衔在嘴里，顺手接过向运松的烟锅，点上纸烟。向志民的眉头仍是紧锁着，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又抬头看了看石槽后的牲口，牲口们还在耐心地反刍着食物，并不理会人们心情烦躁带来的那份沉闷。

就是在这个牛屋里，二叔向侍华掉进了深渊，彻底改变了他谈笑风生、温文尔雅的性格，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，直不起腰，一夜之间成为“人民的罪人”，成为全县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典型人物。向志民想不通，这好好的耕牛咋就死了呢？二叔也真是的，就一死牛，埋了也就算了，非要掺和着吃那点牛肉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还有人背地里议论他是想吃牛肉，故意把牛给弄死的。

“松叔，你养牛也有十几年了，这事儿你咋看？”向志民问向运松道。

“我，唉！咋说呢？我也说不出个道道儿来，是不是没把草筛选干净，把头发或者铁钉吃进了胃里，没法倒沫？说得出来的理儿我就知道这些。”向运松支支吾吾起来。

“我总怀疑这牛是得了急性心肌梗塞。”向海山说道。

“也可能是脑溢血吧，要不然咋会死得这么怪气？”大朝爷说。

“牲口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，比人都难养，人会说话，有个头疼发烧的能说出来，喂牲口得有技术，要懂兽语，了解表情，还要负责任，不是谁都能当饲养员的。”龚兴歪靠在草堆上，嘴里衔支粗大的纸烟，顺便插了一句。话音刚落，向运松偷偷地照龚兴大腿上拧了一把，龚兴疑惑地看了向运松一眼，再不吱声。狗

蛋刚想插话,被向俊明批评道:“瞎插个啥话啊?不懂谱就别弹琴,不会仰头干脆就别学狼叫。”

“你算老几?不要说学狼叫了,你学学狗叫给我听听?你不会憋气就别蹲着屙硬屎,干脆学牲口站着屙得了。”狗蛋讽刺着回了向俊明两句。

“去!去!去!抬杠也不找个时候,叫人平静一会儿中不中?”大朝爷说道。

几个人又抛开死牛事件,还东扯葫芦西扯瓢地侃到凌晨两点多钟,手卷烟抽个不停,饲养员们就在牛屋里和畜草而卧,与他们相伴的只有牲畜的噪声。

生产队共有六头牛、三匹马、一头驴和一匹上了年纪的骡子,全队五百二十一亩的土地就全指望这几头牲口耕作。那个年代,犁地基本靠牛。对于上了年纪的老辈们来说,能当饲养员是一件既轻松、又体面的活儿,工作令人羡慕,许多人请客送礼拍马屁,才能干上这份工作。当饲养员更重要的是每天有两分的加班补贴,工分由常规的十分增加到十二分。马骡饲养员逢遇婚嫁大喜,除自己胸戴红子外,就连车杆车帮、马骡头上也系上喜红,吃香的喝辣的,即便是喝醉了,往车厢内一躺,老马识途,也会把你带回家,还免不了一份诸如烟、酒、糖果之类的封礼。遇到白事儿,车送墓地,也能拿上三五毛的封子钱。一到上工干活,饲养员们坐在车上,往往右手一挥,打几个响鞭,稍微年轻一点儿的饲养员,还自备成串的铜铃挂在马骡头上,再和上得意的口哨,声声作响,传遍村间田野,多有几分威风,满脸的惬意。

向志民独自回家睡觉,村落里早已不见一丝灯光,漆黑一片,秋风轻易地卷扫着落叶,发出轻微的“哗哗”声,伴着不时从远近传来的狗叫声,再回味几幕听来的鬼神故事,心里便有些发憷,心口“腾腾”直跳,浑身打着冷战,头发丝全都耸了起来。不经意间来到龚波的房前,影影绰绰的晃动吸引了向志民的眼球,有点儿像宣传剧里说的阶级敌人。他就不动声色地凑了过去。狗蛋也许发现了他走路姿势,连忙悄悄地迎了上来说道:“志民哥,我们在偷听房话,今晚是向一南的主意,说是‘报复’一下龚波。”向志民笑了笑说道:“溜墙根儿是你们几个的专长,全村谁不知道?”

前天是向一南结婚,龚波带着狗蛋、向铁义、向俊明等闹了大半夜的洞房。本以为他们都散了,向一南开始在被窝里按捺不住了,用肘捣了捣新娘子秀芝:“都走了,还不脱衣服?”

“去!睡你的觉,别理我,折腾一天了,都快把我困死了。”

“咱都到这个岁数了,再不抓紧都耽误一代人了,得赶紧生个儿子。”

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你这又抽烟又喝酒的,要孩子也不能赶在这个季节。”

“没事儿,咱比着偷听房话的人做个小人儿,孩子笨不到哪儿去!”

“咦,狗日的向一南骂咱呢!不收拾一下他,老子三天睡不着觉。狗蛋,快

去水塘里弄些泥糊糊。”狗蛋应声而去，院子里有个木梯子，龚波对着新床的位置轻轻地揭开一个小孔，将青胶泥倒了进去，正好倒在二人的脸上。这事儿向志民也在场。今天向志民心情不好，寻个乐子开开心，好打发今晚上的觉，也就凑了上去。

向一南用小刀轻轻地拨弄着龚波的门闩，又轻轻地推开房门，几个人闪身钻了进去。龚波的被窝里还真有动静，二人正起劲呢，向一南迅速掀开被子，将事先准备好的稀泥倒在了赤裸裸摺在一起的身子上，笑着跑了出去。

“你狗日的咋不插门闩呢？”向一南跑到院子里，还能听到龚波的老婆骂龚波的声音。

向志民顺手“吱”的一声推开了房门，没有惊醒妻子梅花和女儿向阳，遂轻轻地掀开被窝。梅花“谁”了一声，睁眼一看是丈夫，惊慌地说了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，这么大一股冷风，我还以为是鬼进来了。”

“我看你是被鬼缠身了，哪天不胡诌几句莫名其妙的鬼话？”

向志民说完和衣躺到了床上。他辗转反侧，并没有睡意，眼睛盯住房檩，西山墙上那个斗大的通风洞，冷风不停地灌进房来，沙粒打在脸上隐隐作痛。毕竟明天的批斗大会要批斗自己的二叔，这也是二叔参加的第三次批斗会了，虽然前两次我没有直接参加批斗，但这次……他暗自叹了几声气，心想：今年的秋风来得真早，秋香还没沁人心脾，就已经闻到了冬天的寒气。向志民甚至不敢往下想了，不敢想象明天在高高的主席台上，当着全大队社员群众的面儿，亲自批斗二叔的情形。

三

向志民刚刚迷迷糊糊睡着，大队高音喇叭和自己门口外的小广播就和着《东方红》的歌声响了起来。

一阵歌声过后，喇叭内响起石书记的洪亮里带掺着傲气的声音：“广大社员同志们注意啦！广大社员同志们注意啦！下面广播通知！下面广播通知！大队革委会决定：今天上午八点整，在大队门前广场召开全体社员大会。参加人员：全体党员干部，全体社员，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。各生产队和学校统一组织，务必准时到会，不得缺席。”连续广播了三遍。这件事是昨天下午干部会议上的主要议程，已经做了具体安排。当晚，为保证参会人数，避免缺席，生产队干部又分片挨家逐户进行了通知。向一南来到向侍华家门外，大声喊道：“二叔！”紧接着又回头左顾右盼看了一下，生怕被别人听到，又大声叫道：“向侍华！”

向侍华正拿起扁担准备挑水，听到叫声便怔在那里，钩担钩子随着惯性敲

打了两下水桶,随后又惊悸地连忙应了一声。“明天上午在大队召开批斗大会,你听到广播了吧?”

“听到了!”向侍华眼睛也没敢抬,随即应答道。

“别忘了带上罪牌和高帽子!”

“知道了!”向侍华双手抓住扁担一动不动地站着,眼泪开始簌簌地往外流。

向一南所说的罪牌,就是用硬纸壳做成的,用一根麻绳连接,上面写上五类分子的罪名。高帽子由报纸卷制而成,上小下大,成圆锥形,长者有将近一米,有的为了长期使用,还用铁皮制作,外面糊上报纸,开批斗会的时候,五类分子要胸挂罪牌,头戴高帽,低头站立会场中央。批斗会结束后,戴挂回家,途中不得取下。

向一南本想再低声安慰向侍华几句,可向侍华家住在路边,行人不断,怕被人听见,误以为自己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,引火烧身,无奈地叹了口气,也就走了。

向侍华此时心凉到底了,腿一软,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。

正在屋内纺线的老伴儿戴旭听到后,右手摇着的纺车手柄,顿时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,左手里的棉絮条被她无声地揉作成一团,线也从锭子上断了下来,许久听不到纺车的“哭声”,戴旭却低声地抽泣起来。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会捅出这么大一个娄子。掐指算来,几辈子也没做过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,从来没有在老少爷们儿面前失过脸面,如今这是咋地了?事情出来之后,我们两口子请求扣发全部口粮,卖完全部家当,直到偿还那头牛钱,还是不行,看起来这次非要老头子的命不可,戴上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会有好果子吃?把我们两个的老命搭上也就算了,孩子们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?

为防止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出现意外情况,晚饭后,各生产队由民兵连长带领值班民兵,持枪带着各队的“地富反坏右分子”,自带铺盖,在大队礼堂内集中,统一看押了起来。

大队礼堂面积有两百多平方米那么大,青砖红瓦,和办公室一样,是全大队的标志性建筑,正中高挂大幅毛主席画像,对联写着:“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”,横批“伟大领袖”。画像的下边小字:伟大领袖,伟大导师,伟大统帅,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。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,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。”等领袖语录布满前墙后壁。

大队民兵营长一一清点了这七个“五类分子”,安排民兵拉来些麦草打好地铺,将他们安顿,锁好门窗,民兵分成三班站岗看押,一是的确怕出意外,二是给

公社于主任看，证明大队管理严格，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

高音喇叭轮番播放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京剧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。

黎明时分，就由民兵们押解着向侍华回到了家里。戴旭听见了老伴回来的动静，在被窝里也没敢作声。

向侍华顺便吃了两个拳头大的凉红薯，早早地等在了生产队办公室门前，秋风瑟瑟，寒露浸肤，凉透了全身，看看周围没有人，便卷了支烟抽了起来，刚抽了两口，见向介成、向坤也陆续从家里走了过来。三人规矩地站了一起，相互也没有答话。龚波带着几个民兵由远而近走了过来，向侍华随即吹落了纸烟，还用脚踩了几下，整了整挂在身上的牌子，扶了一下那顶高帽子，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墙边。

半个小时后，全生产队社员集合完毕。向志民用了三分钟的时间，作了例行的会议重要意义讲话和会场纪律要求，便命民兵连长龚波整队出发了。

干部领队在前，十几个民兵押着向侍华在干部之后，社员排成四行纵队紧随其后。

在向侍华旁边的还有地主向富奎的儿子向坤。

向富奎因年迈，又干着重活，两个月前就病卧在床上，无法参加斗争大会。大队也只有揪着他儿子向坤代父亲陪斗。

向志民手拿一份《解放军报》，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，毛主席纪念章人人佩戴胸前，干部们无论识字与否，上衣左口袋清一色地别着一支钢笔。

女人们除了几个积极分子手持报纸外，多半手持千层鞋底之类的针线活，羞答答地被筛在后面。

学龄前的娃娃们也叽叽喳喳地跑前拥后，嬉闹之声夹杂其中。

“妈妈，我饿了，我要吃奶！”刚出发不久，桂花嫂三岁多的儿子祥祥便哭喊着要奶吃。桂花嫂看人多，就没有应允，祥祥便躺在地上打起滚来。

“就在这儿解开衣服喂吧，我们大伙儿看着。”

“我连你一起喂奶吃。”桂花嫂笑着回应着。

狗蛋只顾看着桂花嫂傻笑。“大贵不敢吃奶，要么我喂你几口？”桂花嫂把话转到了狗蛋身上。狗蛋也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尴尬地笑着退到了队尾。

向大贵和桂花嫂子的玩笑引得一片笑声。桂花的丈夫向吉，外号“大烟鬼”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“这孩子，都十几岁的人了，还没个正经，将来看谁给你说媳妇，叫你打一辈子光棍儿。”三大娘笑着说道。

“桂花嫂子不是有个妹妹吗？她可是长得天仙一般，我天天想着把她娶回

来当媳妇呢!”向大贵说着还朝桂花嫂调皮地笑了笑。

“你个没脸没皮的小球孩儿,蛋子一点儿大就知道啥是娶媳妇了!”桂花嫂又笑着反骂了一句向大贵。

“大家严肃点!”正在笑着的向志民突然间板起脸说道。大伙儿顿时收住了玩笑。

“男女老少都在,又是这么严肃的大会,开玩笑也不找个场合。”向志民又补了一句。

队伍一出村,时而由干部领呼着“打倒地富反坏右!”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!”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”等口号,时而参差不齐、高声低气地合唱着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等革命歌曲,径直开进了批斗会场。

第二回

—

大队办公室门前临时搭建起来的大会会场里，全大队两千五百多口人，除了卧床不起的病号和正在坐月子的人外，全部集中在了一起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孩子们打闹的土块和树枝不时地落进会场里，高音喇叭里的乐曲终了又起，响个不停。主席台是由二十多名基干民兵连夜加班布置起来的，高高而起，庄严而肃穆。

大幕正中悬挂毛主席巨幅黑白布画像，足有两米高。最高处横幅上写着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！主席台设在正中央。台子的立柱上，白纸黑字红叉，贴满了“打倒五类分子！”“打倒现行反革命！”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侍华！”“打倒地主分子向富奎！”等大字标语。

会场里，以生产队为单位，人们席地而坐。八时整，公社于主任、大队石支书率大队全体干部在主席台上落座。排座顺序是：于主任、大队石书记、副书记兼大队长、副书记、副大队长、治安主任、专职革委会副主任兼“文革办”副主任向忠云、民兵营长、副校长兼支部委员、妇联主任、会计、团支部书记向叶子、出纳、保管员。向忠云是刚刚上任的造反派干部，从组织分工上，位次仅次于石书记，协助石书记抓革命，今天首次落座主席台，人们在会场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，不禁疑问：这向忠云咋也坐在了主席台上？一会儿，于主任看了看手表，对石书记耳语几句。接着，石书记朝一边挥了一下手，由民兵营长带领十四名佩戴着“红卫兵”袖章的基干民兵，持枪押解着五类分子上了主席台幕后。

石书记对着话筒“喂！喂！”了两声，试探了一下麦克风是否正常。

“洪流大队第四次地富反坏右批斗大会现在开始！首先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于主任给我们作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，并对目前我们大队革命工作、生产工作作指示！”会议主持人石书记大声宣布。

于主任向欢迎的干部群众鞠躬致意后，接过话筒说：“伟大领袖毛主席说，全国的革命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。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，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。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、这么深入。广大干部社员同志们，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好！说不上给大家作指示，我受公社革委会委派，到咱们洪流大队蹲点儿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

教育的,是来向乡亲们学习的。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,农业战线凯歌高奏,工业战线捷报频传,各行各业突飞猛进,都取得了伟大成就。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‘认真看书学习,弄通马克思主义’和‘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’的指示,全党逐步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,收到显著效果,取得了伟大胜利。全党、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,沿着‘九大’团结胜利路线,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……”

于主任就国际国内形势、国内阶级斗争新动向,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起来……

讲话内容就是最近广播、报纸上的文章。人们已耳熟能详了。讲话之间,多次由石书记等主席台上的人带头鼓掌,气氛热烈。

“大会第二项,请第四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龚怀民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!”石书记又大声宣布道。

龚怀民从台下怯生生地上了主席台,在主席台最边上的位置上坐下。先是揉揉眼睛,接着呜咽了几声,开始诉起苦来:“毛主席语录:‘阶级斗争一抓就灵。’……旧社会穷啊!旧社会苦,地主老财心真狠啊!俺一家七口人,房无一间,地没一垄,全靠剥削吃饭。”引得满场大笑。干部们反复交代的讲稿内容,在两千多双眼睛的直视下,被龚怀民忘得一干二净。

向忠云连忙上前扭转了话筒,伏耳对龚怀民交了几句,诉苦报告继续进行。

龚怀民作完忆苦思甜报告后,石书记大声命令道:“把五类分子押到台上来!”大会的重头戏——批斗会开始了。基干民兵们一手持枪带,一手紧抓“五类分子”的后衣领,全大队七个“五类分子”便站在了前台中间。向侍华作为重罪,位居在中。

“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侍华。”“我是国民党反动派向介成。”“我是地主分子向富奎的儿子向坤。”“我是富农分子石书堂。”……在石书记的命令下,这七个五类分子也——大声向会场自报了家门。

石书记发动大家踊跃上台批斗。迟疑了片刻,小柱子噌地蹿上了台,对着老旅长向介成就是两记耳光。台下一片哗然。“请大家安静!保持会场纪律,批斗大会继续进行。”石书记大声说道。

然后石书记点名要向志民上台领斗。向叶子领呼口号之后,向志民便有点不情愿地上到了台上。一手挥拳高呼:“打倒地富反坏右分子!”“打倒在地分子向富奎!”“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向侍华!”他一手指着二叔向侍华,一时间,呼声雷动。正值批斗会的高潮之际,突然,向侍华身朝前倾,便一头栽倒在地,满脸